

集部

禮部集卷十七　　　　元　吳師道　撰

題跋

羅隱甲乙集讒書後題

右羅隱昭諫甲乙集上中下三卷讒書五卷淳熙中知新城縣楊思濟所刊者予嘗覧唐摭言載隱開平中累徵夕郎不起羅衮倅姚公使兩浙贈以詩有向夕便思青瑣拜邁年尋伴赤松遊隱荅云云今集中無之按

陳氏書録稱甲乙集十卷與此不同疑此非詳本又有集五卷湘南集三卷及淮海寓言今皆未見無所考也虛谷方公引方輿勝覧取杭州圖志謂隱光啓間為錢塘令辟掌書記為給事中遷發運使皆錢氏除擢而歐陽公吴越世家乃稱為鏐賔客以為疑愚考晁子正云隱舉進士不第從事諸鎮皆無合而歸錢鏐辟掌書記歴節度判官副使奏授司勲郎中梁祖以諫議大夫召不行魏博羅紹威推為叔父表薦給事中卒擿此則

表薦為給事中乃紹威非鏐也而隱說鏐舉兵討梁正
為鎮節度使判官時事方公皆不之考吳世家書隱為
鏐賓客乃鏐未為節度使景福二年以前其辟掌書記
必在後他志所傳豈足據以為信耶吁世之稱隱者類
以為詩人見其所著亦不過以為不遇而憤世者耳而
孰知其義不臣賊之意凛焉古烈士之風偉矣哉自羅
弘信厚事全忠紹威既臣屬之全忠至以女妻其子紹
威卒於開平四年給事中亦梁命也與諫議大夫之名

何異而謂隱從之乎撫言所謂不起者得其實考其年歲亦合可徵無疑愚故備書二詩以附今甲乙集之後而著其說如此庶幾隱之志益以明而世俗傳聞之謬識者必有所折衷矣

東峯亭記後題

馮宿拱之東陽人在唐有顯名韓公嘗與之論文則其文亦槩可知所作蘭溪縣靈隱寺東峯新亭記修辭清麗叙述有法釋乾覺亦住靈隱今為聖壽寺亭在其

東偏舊置碑學宫背刻嘉定中朱呂二先生祠記盖亭廢久矣石斷為二相傳趙氏子自負愽聞或以問之不能對怒撞之中殘缺凡五字今文粹本多異而義弁叅校以補其四他悉從碑定録焉獨邑宰洪君名士適當碑首行最下處字滅非斷裂致然紹興時洪遵修東陽志已云無所考矣按蘭溪自唐咸亨置縣歷五季而宋凡數百年其間豈無賢令若拱之之稱洪君在當時為曹成王皐盧羣所知則其才其政信有過人者又託顯

人之文以傳而竟無傳惜哉然洪君之名雖亡而實不泯則因馮文而著猶不亡也吾邦祀德頌政之碑非無大書深刻顯列姓名者而顧無一人道之則其幸而存曾不若不幸而亡者之為美世之是非未嘗不公也而又豈繫其文哉使凡為吏者修其實而不務乎其名則碑之有無皆在所不論奈何具為之者之不已也吁盍亦因是而知所儆乎予又嘗攷郡志令洪君以下有張綢周顯德中有陸光餘皆無紀近世壁記未亡時閒長

老談其著者遠則舒邦彛汪文衡近則孫度高參不過數人是數百年間所稱道者僅止此可勝嘆哉因并記之以示來者

趙彦衛補定安公紀後題

江陰趙彦衛作西漢定安公紀補首書元年四年書策命孺子為定安公五年至十八年每歲首書公在定安其説以為孺子雖幼實係大統公在乾侯聖經可法意亦美矣愚按通鑑綱目於莽篡之年注新莽始建國元

年葢從簒賊於統正統已絶之例意以孺子未立而廢不得以係統也按孺子嬰宣帝玄孫楚孝王孫廣戚侯顯子同漢之近親非若吕后取他姓子比矣太后臨朝稱制莽居攝踐阼改元居攝又改初始則孺子雖未正帝位固已為天下之君矣莽廢之而猶存莽滅而復為漢若之何絶之哉又考序例云正統雖絶而故君尚存則追係正統之年而注其下唐武氏例是趙氏補紀殆類此但其書法則有可議者不稱居攝初始直云元年

三年則失其實矣莽以平原安德漯陰鬲元丘凡萬戸為定安國而以大鴻臚府為公第居之則書公在定安亦為失實矣定安公乃莽所加號今既正莽之非豈得仍其號乎竊因而思以為綱目所書宜自初始二年下注新莽始建國元年初始三年以後下注莽年如前遞數而書孺子在京師仍其故稱恐庶幾得之或謂孺子初立時二歲至莽滅前一年已二十歲尚得稱孺子乎且更始既立當仍係孺子之年乎抑遽更始之年而注

孺子之所在乎其後方望立嬰為帝而玄滅之則書此又當若何曰孺子者幼稚之通稱周成王一十三歲嗣位二十而周公還政猶稱孺子王於此不足病也孺子係統蓋欲正新莽簒竊之偽明劉氏之未嘗絶耳諸將共立玄而玄遣兵誅莽其事自當係玄綱目以玄不成君注漢帝玄更始元年處之當矣方望事在光武建元元年其書今當云方望以前孺子嬰稱帝於臨涇玄遣兵擊斬望嬰并遇害云

姚氏校注戰國策後題

頃歲予辨正鮑彪戰國策注讀吕子大事記引剡州姚宏知其非亦注是書攷近時諸家書録皆不載則世罕有蓄者近得於一舊士人家卷末載季文叔王覺孫朴劉敞語其自序云嘗得本於孫朴之子愬元祐初在館中取南豐曾鞏本參以蘇頌錢藻劉敞所傳集賢院新本上標劉校字而姚又會粹諸本定之每篇有異及他書可正者悉注於下因高誘注間有增續簡質謹重深

得古人論撰之意大與鮑氏率意竄改者不同又云訪得春秋後語不為無補蓋晉孔衍所著者今尤不可得尚賴此而見其一二詎可廢耶考其書成於紹興丙寅而鮑注出丁郊實同時鮑能分次章條詳還注說讀者眩於浮文往往喜稱道之而姚氏殆絕無足恠也宏字令聲令題伯聲甫待制舜明廷輝之子為删定官忤秦檜死大理獄弟令威令憲則皆顯於時其人尤當傳也余所得本背紙有寶慶字已百年餘物時有碎爛處既

攄以校鮑誤因序其說於此異時當廣傳寫使學者猶及見前輩典則可仰可慕云

宋高宗書東坡遊徑山詩濯字韻

宋崇寧宣和時蘇學有禁令德壽皇帝乃取其詩親書之一時好惡如此而廢興大故尤有足慨者矣

山谷老人帖

山谷老人贈筆工嚴永帖盖在戎州時公嘗手書煎茶賦云試嚴永筆即其人也此紙乃摹本後有杜氏綰印

章綰字季陽仕至知英州其祖父與正獻公為兄弟綰好法書名畫見王洋字㴩所為墓誌此其所摹者也黄公好書故筆工姓名往往見詩帖如允迪寧吴希炤林為之張通葷可攷也夫善書之得佳筆猶良工之用利器應心順手是亦一快彼謂不擇筆而妍健者豈通論哉他如蔡忠惠之紀諸葛漸蘇大忠之取吴政父子朱文公之稱蔡藻三公皆深於書故爾吁一技之精猶獲附賢者以不朽况其大者乎

楊補之畫梅後有一紙書東坡詞贈彭籛青老清夷長者于書字學歐陽率更如曬壁軒記之類尚可見此大幅字氣韻淳古而蕭散蕪之殆欲突過唐人以上尤可貴也彭青老亦安成名士與王盧溪民瞻輩遊寫梅書詞非一時盖後人所聯合梅之妙不待賛矣

潛虛舊本後題

其少好占筮等書嘗購得司馬公潛虛附以張敦實發微諸論者不知何人所刻其書完具無缺意為善本也

又得里中孫氏寫本盖提刑公憲文故物紙背有梁充家為福建安撫使韓彦直知泉州時手書名當時往来書札也於是百五六十年矣特愛之甚見其文闕因以前本令學子補書之後數年讀朱子跋張氏潛虚圖記所得范炳文别本首末乃知完本為贋書赧然流汗愧前日之輕率而增加猥雜不可削除以為大恨因與許君益之言之君遂出蔵本亦闕文者歸以叅校用朱子法非其舊者悉以朱圈别之仍前録跋語於卷後以識

愚之愧恨又以示兒輩俾之廣見聞慎取予而毋蹈予之失也按朱子所記行變觧之數此本亦不合未有所考特命圖之後跋語之前一條凡例二十六字注六字所謂命圖之闕紐占法之變者此獨有之而許君本亦闕則此本豈范公所傳之舊歟因抄其二條以示許君而并記其說於此云云張敦實撒婺源人其鄉有刋本完書又聞昭武有艮齋謝氏所

注釋未見

家則堂詩卷後題

士大夫當廢興存亡之際而能秉節守義歸潔其身為清議所予其言論風旨之存者人固望而寶之在宋之季則文天祥謝枋得之詩章與家公之春秋義說是也屏岩張先生在宋師時得公所寫贈書若干篇蔵家其子樞裒以為卷且推明古昔行人之義以賛我朝待公之有禮而成其志是皆民彞世教之所關者予觀家公故宋大臣遭履艱險而制行卓然固不可及及張先生以太學諸生從主北遷例得拜官或因以致通顯先

生願以母老受鄉郡教授歸年四十旣辭禄謝事從容
去就亦無愧焉君子之所予以其類則家公之惓惓於
先生也宜哉讀其詩想其時風飄雨絀歔泣相顧麥秀
之歌其聲凄然使人悲而不禁也鍾儀之操越石之吟
其志皎然使人悚而起立也吁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鮮于伯幾書贈弟桂手帖

中原大儒遺山先生嘗云有神降一士人家降筆書
云欲求聦明先須積學欲求子孫先須積孝桂積孝

矣學未致力也凡樞書

欲求聰明先須積學斯言是矣欲求子孫先須積孝是

有為而為神言吾不取也夫知學者必知孝知孝而不

知學先儒所謂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

所行或出於私意政慮是爾鮮于公勉其弟以學學其

可少哉

馬氏家譜後跋

汴宋自建炎渡江中原士大夫多從而南令世易運殊

且二百年子孫有存而能追記其先世者幾何人哉㣲
婺源有馬氏權氏掌氏魚氏之族或存或微馬氏有名
臨翁者見予出其譜知為吏部員外郎直龍圖閣遵之
裔遵子咸咸子修已修已子偲皆名臣至偲始南徙者
也偲而下六世至臨翁皆於醫稱於鄉臨翁與予言能
歷歷道其所治療及故家遺俗事使人慨然太息人之
稱世家以官以學以藝爾三者之中世學者最鮮世官
者或一再傳藝者再三傳則人以為難而馬氏之傳且

八世矣禮不云乎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況於八世者乎非其隂徳之積厚不至是也由臨翁而益培之繼者又未艾

鮮于伯機自書樂府遺墨

鮮于伯機父遺墨世方貴重此卷雖不着題識望而知其為真也樂府詞亦其所自作前二首道退居之趣恬淡閒雅有稼軒遺山風後無題一首規模香奩花間艶麗而媟非莊士所欲聞然古今詞人極意以為工者往

往若是豈惟伯機父哉

跋輞川圖臨本後

王右丞維輞川圖既屬之李趙公後傳南唐建業文房宣和譜已不復有世所見者往往臨本也今觀領軍趙侯孟威所蔵亦甚精絶可玩彼真蹟當何如耶予嘗論維文詞清雅風度高勝超然山水間疑非世之人矣而居位顯榮汙賊不能死適累是圖惜哉昔劉壽無言嘗以麗紙寫維詩并裴迪所賦謂裴在唐無聞而詩與維

抗衡其人亦可以想見予謂廸之不嬰世故高蹈自全賢於維矣因覧是圖竊倣劉意寫附其後而評之如此若其筆札之拙陋固不逮則非計也

定武蘭亭跋

友人示余禊帖云得之天台故家紙墨甚古末多宋賢題識鑒者謂定武本無疑予嘗記昔人言定武本所始或以為宋景文得諸伶人孟水清或以為韓忠獻求於李學究李別刻本獻後宋公始購得之其說不同而咸

謂出慶歴以来令此卷題天聖丙寅重裝則尤出其前以為留民間時所傳則㴱右字雖糢糊而帶流天字殘缺乃薛紹彭所鑱者不應在前也觀范文正公題云才翁東齋圖書嘗盡覽焉才翁當是蘓舜年不明指禊帖後諸公皆然竊意此必他有所指而洪公景盧跋語乃明為是帖發耳歳久散逸竄亂錯不可稽恐覽者或因是致疑於善本故表而著之

王魯齋先生父仙都公澣所書碩畫後題

古人之用天下其考視成敗得失毫髮不差而圖畫之方設施之序未嘗不豫定於胸中不然則不能以有成矣魯齋先生之父仙都公嘗手書武侯見先主下至冠萊公出師澶淵八九條名之曰碩畫皆南北分隔之時攻取制勝之策公自有所見非後學所能識也嘗聞魯齋早慕武侯熟窺天下之勢議因蜀取秦以俯拾中原令此畫首武侯是亦家庭講聞之一驗惜乎其俱不得試也所謂玫觀而定素者徒見於此而已揚雄諫止單

於朝書有石晝字鄧展云石大也則與碩通公當是取此

仙都公所與子書 時魯齋方七歲

魯齋先生之學世有自来矣先生大父崇政講書直煥章閣致仕諱師愈師事龜山楊公後又從朱張呂三公遊朱子誌墓稱其有本有文者也父朝奉郎主管仙都觀諱瀚執經朱呂之門克世其學此其所與子書莫非小學書少儀外傅之旨也先生生慶元丁巳嘉定辛未

甫及大學之年而仙都公卒所謂未及聞詩禮之訓者指此也先生負才偉少即欲以天下用其身年逾三十始知家學授受之原一日讀論語居處恭執事敬而有警歷扣考亭門第卒得北山為之師焉夫其養蒙於涵濡之素而就正於一變之餘則賢父兄嚴師友之功豈可少哉輙因是帖妄論先生德業之所以成庶幾學者知所慕效云爾

潘默成醒醉帖

默成先生乞酒真蹟戒酒文墨本葉君審言合為一卷題之醒醉帖予讀之其乞酒也以杜門養痾他無所需惟醉鄉之為快其戒酒也以病渇由酒故悟千金方之言暫止千日夫酒能蠲痾亦能致疾先生之或飲或止皆以病故蓋攝生之宜也若其懼定力之不固而矢詞於閒思大士則異乎吾儒者爾黄太史作發願文痛戒酒肉後復食飲如故二公此事正同夫制欲而不累乎物雖佛學無不與吾同彼其心所無住而奬至於自恣

吾之心有所主而動必適宜宜歛而知節二公之不滯於一固儒者之常也吾觀子朱子之於黄公亟稱其孝友之美而於公則以剛而慾者當之二公之師表百世者在此而不在彼也

鄭北山墓誌銘跋　何耕道夫撰　葉閶天啓書　北山何基篆

甲戌乙亥閒某杜門深居日無所為則取家所蔵鄉先生遺文逸事裒集之名敬鄉録第聞見單寡未敢旁及閒以詢之友朋而許君益之手録北山鄭公行實以来

尚恨未見全集及誌銘之屬時葉君審言寓坦溪實公
裔孫家詢之得墓銘遺事雪竹賦卷再拜伏讀益知公
之詳惟吾邦人物挺出建炎紹興間忠義威畧則宗簡
宗公文學氣節則默成潘公而公扞圉勤勞志在恢復
當時並稱宗如老虎之當北鄭如伏熊之臨西公平生
與潘雅契立朝不主和議亦合至於卒忤檜相竄斥以
死其受禍尤甚若公者參於二公之間不亦偉乎英風
遺烈炤映鄉井後生小子仰之猶足以矯然有立也其

既取雪竹賦諫和議救胡邦衡二書及他詩文入録中而又反覆此篇於其銘文之感慨題義之奇古楷法之精嚴見諸公之風誼又讀公之子良嗣乞銘之書至情懇切亦交有發焉豈非平生大幸哉既以歸之坦溪談姑識歲月於後 闕

北山感雪竹賦後題

士君子以平生之志發為一時之言而一時之言或為終身之符若北山鄭公所作感雪竹賦也而方其比物

發興引以自道異時奮拔於困厄之餘不屈於權折之際往往如之夫修身踐言之死弗變固有志者之事而辭氣威儀所以定命者其理亦微矣昔王沂公賦雪梅雪中未問和羹事先向百花頭上開果踐魁台韓魏公賦雪老枝擎重卒荷大任今鄭公雪竹前後輝映三公者皆宋之偉人也吁亦異哉

蘓文忠公雜書小冊

右蘓文忠公雜書一小冊文定公題識二十八字冊本

抄黄石公素書及占相等法題乙夘歲寶元元年文忠纔二歲文定始生乙當作已誤也此公早年所嘗繙閱往往因餘紙信手肆筆縱横斜正間見錯出如道德經文杜韋韓公詩章及雜事古語雖無倫次而皆可諷誦又作人物面目樓樹水波游戲姸巧悉有思致後來書畫之妙已見於此擬對制策稿論列時事十數條按公嘉祐六年所對策首用此文而下移一段以為結語中間如勤政御臣制敵用人阜財消變之方皆與此合盖

當時天下之事其要有幾惟明者所見畧同而言必出此有以見公之偉識非區區揣摩套括者比也至若弟悽其凡而書之前凡悽其弟而書其後追計歲月感嘆離合使人惻怛之心悠然而生豈徒好云乎哉文定公長子湧泉少傅僑居婺其家寶蔵此册裔孫某出以示余三百年物手澤如新風規可仰既欣幸寓目因叙梗槩以識而歸之

于介翁詩選後題

于介翁先生名石因所居鄉自號紫巖徙城中復兩溪之號貌古氣剛喜談諧早慕杜氏五高之為人後師王定庵業詞賦接聞諸老緒論故其學多所通解自忍甚高世變後一意於詩出入諸家豪宕激發氣骨蒼勁望而知其為山林曠士一時吾鄉言詩者皆莫及也愚年十二三時從之遊會以故舍去後數歲見愚所作輙曰是子當不下人向之不能卒業彼此交以為恨而稱道誘掖惓惓不怠猶有古人之風焉未幾死矣平生刊稿

七卷其子以板借人為所匿餘篇或購以錢久將妄為已作薄甚可嘆也予暇日因即其傳本及所藏續抄者選之為三卷雖愧力之未能廣其傳庶幾寫録散布不遂泯沒俾掠美盜名者有所警九原有知亦足慰矣舊見金華山賦及樂府檃括出師表等作先生自以為得意者今皆無所考姑伺訪求又嘗得仁山金先生所為集序當時不列於編豈所見有不同歟然其歷叙山川人物而歸重期待之意亦不為薄特温雅之評似未切

爾并附於後以示覽者云

題程敬叔讀書工程後

某頃年在宣城見人談四書集註批點本亟稱黄勉齋因語之曰此書出吾金華子知之乎其人咈然怒而不復問也盖自東萊呂成公用工諸書點正句讀加以標抹後儒因之北山何先生基子恭魯齋王先生栢會之俱用其法北山師勉齋魯齋師北山其學則勉齋學也二公所標點不止於四書而四書為顯魯齋自早歲迄

晚年又不一令視北山尤詳學者所傳多魯齋本也仁山金履祥吉父並游何王之門導江張𢍰達善則魯齋高弟其學行於北方故魯齋之名因導江而益著金張亦皆有所點書其淵源有自来矣四明程君敬叔著讀書工程以教學者舉批點四書例正魯齋所定引列於編首者而亦誤以為勉齋毋乃惑於傳聞而未之察歟竊觀程君叙所見書如何某四發揮發揮不止於四王氏正始音金氏尚書表注四書疏義考証金止有大學疏義論孟考

証末記魯齋以天台陳茂卿夙興夜寐箴上蔡書堂諸生并其手書則於吾鄉諸公之學尊信深至凡其言論風旨固所樂聞而惜無以告之者某晚生知慕鄉學痛緒論之浸微惜遺書之多喪比年尋訪考求間獲一二所恨未識程君倘各出所有以相參訂而求其用於心則往者有知亦忻於異世之有同於我者矣故姑於是編之後以致予意云魯齋亦有類聚朱子讀書法一段在上蔡院講義中

陳氏鳳髓集後題

詩集句起近代往往采拾諸家而間一為之未有尋取一家之作而用之全編者也文文山在羈囚中始專集杜陵詩以發已意咸謂創見今觀九華陳氏鳳髓集則知前乎已有此矣夫杜陵之詩浩博深宏涵蓄萬象巨細無不有而於古今之治亂得失人情之舒慘戚忻亦莫不散布畢陳斯人乃能融液貫穿排比聯合大篇短章詞從句順宛然天成積至數百首之多既免夫鴻鵠家雞之嘲而自謂得鳳髓膠絃之妙其用心不既專且

勤乎夫良工之機錦經緯錯綜順而成章者固粲然可觀若夫剪綴百衲横斜曲直紋縷相值不差毫分要非極天下之至巧者不能也陳君名巖字民瞻自序在宋淳祐中今且百年而未傳於世景德上人宗公出以示予俾題其後故為論之如此嗚呼文章在天地間其變無窮不可測知當杜陵有作時豈預為後人設哉由今而後凡前世諸大家皆可倣此而為之推其端原必自陳君君亦足以為不朽矣

因閲縉雲馮時行集有跋楊序之草堂集句知昔人亦有為此者多不傳耳

讀易雜記後題

學者類喜言易今世尤甚愚不知其何説也自漢魏以来王輔嗣之説单行雖未盡善而數百年實宗之至宋而邵子闡伏羲之秘程子衍周孔之文朱子又發明易專為卜筮作融會義理象數之旨説者無以復加矣所宜虚心潛玩以求聖賢之心不當横生已意喜新好奇

穿鑿破碎務以求多為也其有名為祖程朱而誇多騁
愽援引茸襍自相矛盾不之顧又有摭前人之所已言
以為己出架屋下之屋不相為嫌若是者蓋不勝其紛
紛焉果何益於易哉某讀是經有年頗厭衆說乙亥丙
子之歲來池建德陸走道遠不能多負書獨取古易呂
氏音訓程傳仁山金氏標點者朱本義北山何氏啓蒙大傳二
發揮魯齋王氏諸圖論自隨與兒輩說讀懼汨亂也既
而番易新安友人摹記鶴山魏公集義平庵項氏玩辭

及近時纂集者數家集義自周程諸門人下及朱呂淵源所自可以叅觀但其取漢上朱氏以備象數一家未免蕪雜項氏說多精善其餘家類皆擇弗精語弗得以此較彼是非瞭然矣竊不自揆管窺之愚時亦有之因記於篇將就正於有道非敢言易也且俾兒輩知守正途而毋忘鄉老先生之所以導啓我者則其於易學蓋庶幾焉

朝峯亭詩跋

右朝峯亭詩梅公聖俞為建德縣令時所作也後三百餘年予来是邦求其故迹則堙沒久矣問之遺老言亭在山絶頂上前對玉峯故名及考宛陵詩則云亭去公署二十步較今所指處似遠豈向来公署非止此耶又云四山回抱如朝揖之勢則非因對玉峯而名浬傳何可信也詩言四時景趣形容曲盡周環溪山風物宛然如故獨其地荆棘彌望牛羊交跡林木之盛無有而所謂民訟日稀終歲探賞今又豈有此樂耶余既營梅公

亭而朝峯猶有所未暇以俟後人因嘆是邦文物之陋凡公題咏無有道其片言隻字者乃取中池州之後詩悉書以遺邑人而以是作附刻於亭記之背且命沿山雜植花木幸毋毀傷數十年後盡復舊觀賢大夫退食之餘徜徉曳杖登臨賦咏以追梅公之樂則予雖不及見亦不足恨也

梁昭明太子書隱山寺榜碑跋

建德縣隱山寺有梁昭明太子書榜隱山之寺四大字

昭明性愛山水嘗至池往往有遺跡處或亦涉縣境中此書傳是其親作餘八百年而宛然獨存亦異矣宋崇寧褒村有牌墨猶存之語宣和二年尉張昇摹本以刻於郡城西廟中淳熙守袁說友又取真跡龕置神殿側其崇敬如此所傳信不誣矣某丙子秋視旱抵寺訪尋在東廡室隅塵土翳蝕徙以出拂拭諦觀嘆其筆勢雄秀莊重因語僧某曰此何惜一石而不為永久計耶間稍剥落俾模池廟中石本參訂刻之庶幾完善明年春

以賑飢復至已買石礱治未幾視則石斷為二不可用矣仍語某毋以是懈當决成之又明年六月某来告曰前之月寺傍溪水暴溢岸崩出一巨石高七尺許濶幾半碑製具而無文容字位置且有餘殆神明之靈陰有以相之發端實自公願紀其槩某欣然為書使并刻於下方云是歲為至元重紀之四年龍集戊寅九月壬戌朔越幾日具官吳某題

建德縣學産碑跋

建德縣學産碑延祐丙辰教諭程端禮所立也天歷已已燬於火他無冊籍於是人利為欺隱匿竄易之弊起久將不可勝言矣某来訪求模本閲歳始得之乃伐石重刋躬自叅校悉如其舊庶幾前人用心之勤不致泯没繼令有所案據稽考而奸欺之徒不得逞志則其於學校亦不為無補焉

跋山谷草書船子和尚漁父詞

漁父詞始於玄真子青箬緑蓑一首山谷老人檃括為

樂府詞船子和尚夜靜水寒之偈亦以樂府歌之蓋其所甚愛也此十五首世多未見蕭散閒澹中時寓深意與偈句同一機軸而老人書法奇逸又足以發之蓋衿韻既高落筆自勝世之用志於詞翰者覧此可以有省矣

跋葉畱言所藏晉唐石刻

梅花蘭亭婺倅廳本石初裂三段後為五此正五段石本前輩稱其有定武典刑者也獻之保母帖所謂黄門

罔在今會稽城外十餘里禹穴天柱之間其文固有望於後人之無傷而曲水小硯并出人間豈字畫實為之累耶虞永興書汝南公主銘當是他帖中剟取者元曾山銘李華作顏公書此乃别幅小字不知何人王懐瓚銘亦不可攷五紙皆精善而其二出吾里梅花石令不復有王刻猶在晉唐風規未遠後生新學其尚知其君衰萃之意哉

跋宋賢手帖

歐公書稱甲科得人不獨朝廷得賢亦使學古者勉勵此真大人君子識治者之言吳傅朋為友嘗辟闕且憐其久閒已不能少展力足以見達官顯人念舊之誼藹養直從人覓香求白蒲桃本託置金竹簡紙獨卧粗氊雖事涉瑣細自是詩人隱士一種風致皆可敬可喜而况於翰墨之清麗交映互發乎

蕭懿祠堂斷碑跋

蕭懿衍之親凡而心跡不同懿忠而衍篡也事具史傳

明甚而山隂陸游引伯叔文叔同起為比謂大蕭齋恨死不及見梁之興何其誤也吾友張子長為論糾正之使陸氏復生亦當無辭以辦廟碑立於漢中者盖懿以永明末為梁南秦二州刺史加督魏軍入漢中圍南鄭懿拒擊解圍遁去又追逐氏師楊元秀取魏六城邊境以寧嘗有功茲地故爾是碑宋乾道中始為趙彥愽所知遂傳於世彥愽字富文為吏精敏有聲其餘力亦及此按碑稱皇太子臣綱奉勑撰下不著書者氏名或在

殘缺後叚令彦博直云簡文書豈别有據乎考古實事要不可不謹也第五行海内字下有浩浩二字似亦非原文覧者詳之

跋汪元思固窮集及所録朱吕二先生詩帖

大愚吕忠公謫廬陵獨善汪公裂裳褁足送之後從卒髙安其弟約叟輟試往護其喪凡弟遂以義聞士大夫間昔徐晦之不負楊臨賀巢谷之遠從二蘓公黄太史没宜州有永州唐生者為經紀後事収拾遺文特立獨

行之士風聲意氣信不間斷也獨善之孫元思力學忍貧自為貧約十條指心以誓其友胡潛類聚聖賢處貧言行為固窮集貽之元思以貧約附焉質於北山何先生愈勵其操卒死於窮嗚呼好義者民之天而固窮者士之節夫能忼慨赴人急難不為威武勢焰屈者始有以固其窮而委靡恇怯苟慕富貴者必不能見義以勇為固窮之善殆有得於獨善之窮汪氏凡弟祖孫是或一道也葉君審言家蔵元思固窮集因録朱吕所與獨

善詩帖約叟高安行程歷中哭大愚詩并何王諸公稱賛之語萃為一帙某既竊嘆復推說以附於諸老之後云獨善名大度字時法約叟名大章元思名開之

題家藏淵明集後

予家淵明集十卷第三卷首有題云淵明晉所作者皆題年號入宋所作但題甲乙而已意者恥事二姓故以異之思忛攷淵明之詩有題甲子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間只九首耳皆晉安帝時所作也中有乙巳歲三

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作此年秋乃為彭澤令在官八十餘日即解印綬賦歸去来兮後一十六年庚申晉禪宋恭帝元熙二年也蕭得施作傳曰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於淵明之出處得其實矣寧容晉未禪宋前二十載輙恥事二姓所作詩但題以甲子而自取異哉矧詩中有無標晉年號者其所記甲子蓋偶記一時之事耳後人類而次之亦非淵明意也世之好事者多尚舊説今因詳校故書第三卷首以明五臣之失

且祛來者之惑焉愚按陳振孫伯玉亦云有治平三年思悅題思悅者不知何人今未有考但其所論甚當而有未盡考宋書南史皆云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李善著文選淵明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下題引宋書云云蓋自沈約李延壽皆然李善亦引之不獨五臣誤也今考淵明文惟祭程氏妹文書義熙三年祭從弟敬遠文則云歲在辛亥節惟仲

秋自祭文則曰歲惟丁夘律中無射惟丁夘在宋元嘉四年辛亥亦在安帝時則所謂一時偶記者信乎得之矣

本傳江州刺史王宏欲識之不能致潛游廬山宏令其故人龎通之買酒具半道栗里邀之集中𠔥龎叅軍四言五言各一首皆叙隣曲契好明是此人又有怨詩示龎主簿者即叅軍耶半道栗里亦可証移家之事陳氏書録稱吳仁傑斗南有年譜張縯季長有辨証倂見而

并考之耳

湯伯紀注陶淵明述酒詩定為庾辭隱語盖恭帝哀詩發千古之未發諸公皆踵之其中難觧亦不敢决得存疑之意愚嘗有一二管見補之

重離照南陸鳴鳥聲相聞秋草雖未黄融風久已分素礫晶脩渚南岳無餘雲湯注司馬氏出重黎之後此言晉室南渡國雖未亡而勢之分崩久矣至於今則典午之氣數遂盡也素礫未詳修渚疑指江陵愚謂以離為

黎則是陶公故託其字以相亂離南也午也重離典午再造也止作晉南渡說自通書我則鳴鳥不聞陶正用此鳥指鳳凰此謂南渡之初一時諸侯猶盛也礫小石其樂夫天也吾於陶公亦云

湯公因釋述酒詩遂及諸篇直以暴其心曲故不汎論甚簡而精愚讀之偶有所見附著於後云

贈長沙公族祖云同源分流人異世殊慨然寤嘆念茲厥初孔服遂攸歲月眇徂感彼行路眷然躊躇云云蘇

明允族譜引一篇之意不出此數語

命子詩末句亦已焉哉鄭康成誡子書末曰若忽忘不

識亦已焉哉公正用此意陸放翁筆記云爾

歸鳥四章一章和風二章接清句下三章日夕氣清四

章寒條具四時意

歸田園居第一首狗吠深巷中鷄鳴桑樹顛古鷄鳴行

鷄鳴高樹顛狗吠深巷中陶公全用其語第三篇種豆

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本楊惲書意

五栁先生傳短褐穿結簞瓢屢空始作鎮軍叅軍經曲阿被褐欣自得屢空嘗宴如自何晏注論語以空為虛無意本莊子前儒多從之朱子以回賜屢空貨殖對言故以空匱釋之今此多被褐對屢空又飲酒第十二首顔生稱為仁榮公言有道屢空不獲年長飢至於老以屢空對長飢朱子之意正與之合

還舊居詩疇昔家上京按上京在今南康郡城外十里栗里原去郡一舍則公嘗徙於此前有移家詩居不一

處也
擬古第二首聞有田子泰節義為士雄田疇字子泰北平無終人又按疇始從劉虞虞為公孫瓚所害誓言報仇卒不能踐而從曹操討烏丸節義亦不足稱陶公亦是習聞世俗所尊慕爾第三首仲春遘時雨始雷發東隅衆蟄各潛駭草木縱横舒翩翩新来燕雙雙入我廬先巢故尚在相將還舊居自從分别来門庭日荒蕪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託言有不肯背棄之義

雜詩第二首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陶公之志非念此懷悲悽終曉不能静他忠憤而已此與述酒篇流淚抱中嘆傾耳聽司晨之意同也

讀山海經第一首遶屋樹扶蔬湯注扶疎本太玄愚按燕刺王傳劉向封事皆有此語在揚雄前第十首刑天舞干戚他本誤作形夭無千歲曾紘伯容為辨正之

桃花源記并詩洪景盧云後人因陶公記詩不過稱賛仙家之樂唯韓公有渺茫寧知偽與真云云不及所以作記之意竊意桃源之事以避秦為言至云無論魏晉

乃寓意劉裕托之於秦爾胡仁仲詩云靖節先生絶世人奈何記偽不考真先生高步窘末代雅志不肯為秦民故作斯文寓出意要似寰海離風塵斯説得之愚早嵗有題桃源圖云云頗與此意相發故録以俟

徐文清公手書襍稿後題

右故宋侍讀文清公毅齋先生徐公手書襍稿一册起乙酉止壬辰之所著也公起家諸生踐歷中外以亮直敢言著聲嘉定中提舉江東常平茶鹽上書忤時相劾

罷歸乙酉當理宗即位寶慶之初鄉人葛樞密容父喬侍郎壽朋代為請祠紹定戊子力乞休致又明年庚寅命下端平被召晋擢中秘奉常手疏數千言極陳時弊侍讀經帷開陳友愛之道用是復濟邸主爵請廢王安石從祀祀周程張朱請以趙忠定侑食茂陵北使至無國書請館之於外如晋叔向辭鄭故事又忤時相皆關係之大者一時傳俊傳景初楊敬仲柴與之趙昌父劉平國陳師復共薦慎景元魏華甫袁廣微同列今猶誇

詶誦傳也盖自公之居閑十五六年此册所載始終八年優游休退自警者凛凛甚嚴而於親友之慶弔問祭燕集往来悃欵真誠風流篤厚至於暄凉晴雨之候卉木禽獸之情狀審察深省託興寓懐而無一言一事之不出於正盖其學問侍養不怠於閑暇之時故風節議論彌篤於晩暮之後於此可攷矣公早受業鄉先生大冶主簿葉君子應後乃從朱子游簿君實東萊門人前修既遠緒論寖微晩學之所深恨閒嘗扣之簿君曾孫

審言得公雜説一卷手帖一通今復見此肅乎挹公之清風藹乎接公之仁言起畏起敬懦立鄙消不勝其降嘆也謹書其後而始歸之耳

禮部集卷十七

禮部集卷十八

元　吳師道　撰

題跋

儀禮經注點校記異後題

昔昌黎韓公甞患儀禮難讀讀之難故讀者少而善本亦少也永嘉張淳忠甫校定又别為一書以識其誤號為精密而朱子猶笑其不能正釋文之謬故其輯經傳集解考正文字詳著條下幸惠後學大矣許君益之點

抹是書按據注疏參以朱子所定將使讀者不患其難獨不鄙夷而以下教時時一二小見特効之君或有取焉往復數年必欲毫髮無恨而後已本既定傳藏于家杜君原父令其徒蔣師文傳點君又見東萊呂子點校本且記與今本異者見示蓋呂以成都石經校印本標其異者于上而注中多改塗增字其標者意兩存之而塗改則斷以己意此非呂子不敢也攷之呂集附録從子喬年記呂子標抹書首出儀禮豈即此本耶凡呂子

所標抹必點句讀吾鄉故家所藏史記資治通鑑之類可証也喬年謂一字一句點畫皆有深意而所得之精多見于此恩因杜君而獲此又豈非幸歟顧未及示許君觽以遠行暨歸則君已殁而不及見矣今所録自喪服後鈌具句讀與許君不同者除改字再句勿論凡十有三條欲質而無從固所深恨然十一卷中不同者僅止此條餘無不合益歎君之精詣絶識使及見之當有以自信而世之未知君者于此亦可以見其學矣吕本

雖非究尤當寶惜恐其久而放失者也謹著標字于前而並列二家占句之異于後且序其所以然者若夫學者有志于古而求通聖人之制度而又究觀先儒之用心則有全書在焉

靈棊經後題

靈棊經卜占法也隋經籍志有十二靈棊卜經一卷其法用十二子上中下各四擲而布之視其所得之卦而斷之以其辭除陰漫無象卦凡一百二十有四繇辭古

雅似焦贛易林南齊江淹嘗占得金盌玉盃之辭今見
初吉卦晁無咎求志賦訊黄石以吉凶兮棋十二而星
羅曰繇小而棋大兮何有顛沛今見卷首昇騰卦張宣
公云其家先魏公所藏其說甚有理以十二子驗陰陽
奇耦之數若陰勝陽必不佳在靜江時旱卜云堂上流
水堂下行舟已而果雨今見陰掌卦上句作中庭水深
文徵異按其書有曰一本云云此或别傳也王伯厚紀
聞引異苑謂出張文成受法于黄石公行師用兵萬不

失一東方朔竊以占衆事愚謂此亦後人依託傅會今其書有商山四皓養行道之言文成四皓並時安得有此知不然也宣公曰之以有理而發明其說以見其所以靈非苟然者陰陽在天地間不可相無然聖人之于昜也嘗崇陽而抑陰進陽而退陰陽勝陰者常吉陰勝陽者常凶莫非自然之理也是法𩔖見此妙雖微黄石文成亦豈常人也哉予家先大父畜此書甚敬信之紙背有紹興十一年棋兵官記所占驗事三象内第七卦

為人翦去歲久紙爛祭法以後殘缺俾兒輩重寫因題

時所性文鈔後題

吾邦素為文物之淵宋乾淳中東萊吕成公倡明正學四方來者至千餘人而莫盛于婺清江時氏名鑄字壽卿者公同年進士與弟鏷長卿率其家羣從子弟十數人悉從公游又為婺之盛若澐若瀾若涇尤時氏之秀成公輯書說自秦誓泝洛誥未畢而卒瀾以平昔所聞纂成之今所行書傳是也少章字天彝瀾之季子雖不

及公門而習聞父兄已熟又天才絶出能推明闡大之著撰為最多鄉先輩中傑然者也其早聞先生長者稱其文極意訪求始于親友陳氏得所性前稿十卷旹子自序云新天子即位之十九年年四十有五蓋淳祐癸卯也其詩文各以類從謂是料簡十分之一爾次于金華游氏見所性藁類分而無卷其所作逮寶祐末似是晚歳全書欲假而不可意甞慊然也近從葉君審言得所性叢稿起嘉定甲戌止淳祐壬缺惟用編年不復銓

序凡三十六卷而第九卷至十六卷鈌幸獲傳鈔而又恨其不全因念非得游氏本不能足之間語葉君君假以來于是復為鈔補而總為目録記之合詩文數千篇為二十册亦盛矣其中有繫于經史者易序賛詩論語孟子賛說讀二漢史雜書戰國策襍事篇若其易詩書論孟大義六十餘卷春秋四志八表日記二十餘册皆無所考則今之所得又特其細者而已蓋甞稽諸成公之教主乎義理而不遺度數之微本乎經術而不廢詞

藻之華故舉業課試之文獨麗澤兼行其所以作人蓋本末具舉能進于是者亦戛乎難矣今觀時子之學根極宏深貫穿幽邃凡三代而上皇帝聖賢之奥秦漢而下成敗治亂英雄才智設施之畧無所不窺詩出入諸家由盛唐而上追晉魏文用師法泝宋東都以前而逮古作者峻潔精工法度森嚴豈惟雄視吾邦蓋一代之偉才也矧其知尊考亭之學而敬其徒如擁張丈元德李敬子燔先生白鹿洞諸作及吾鄉王何二公之類議論未嘗少悖可謂無忝成公之門

者矣年餘五十始登一第用薦者擢史館簡閲未上而罷固其自負高忌者中之所致脱盄落落子女俱喪𡚒然自傷恐枉平生之心乃手自編次具見其所為序冀覧者毋以露才誚我哀而存之愚嘗讀而深察其意往往見其嘆時世之衰叔陽德之標季凛乎旦夕之憂而悲夫嘻嘻者之猶不悟也則其自傷又豈獨文而已哉然異時士以文取顯耀時子之文何嘗度越時輩千百而卒窮以死彼其傷時人之不知而猶冀後人之知使

後來果有知之者豈不足以慰斯人于九原而塞其悲也哉此予之所以拳拳而不能自已也比嘗過清江問其故居高甍大第化為飛塵百年文獻埽迹無餘幸是編猶存豈可使泯泯沉没傳而廣之可也古今作者之文嘗患于多少則易傳時子嘗自料簡豈亦慮此萬一遇賢而有力者依倣昔所料簡為之刋布亦易事耳世未必無其人也姑識于此以俟

柳常博所藏禊帖後題

定武蘭亭昭陵舊石既亡薛道祖摹刻僅存遂為他本之冠宋季賈似道購求東南士大夫所藏委其客廖瑩中簡較諸本㓨取字之善者以briefly命國工王用和刻之號為最精亞于薛本餘盡下品也趙公子昂書法妙近世每愛臨禊帖既没亦為難得今道傳常博具有之聯為一卷真可謂三絶矣薛本初屬瑩中今在申屠大用廉訪家賈本或云史八右丞取去今道傳乃于吳君章副樞家搨得之二刻猶傳定武典刑未泯泯也因念賈

氏迷國怙權假文藝粉飾一時以才伎自効若瑩中者

蓋深知古人筆意然不特此耳其所校刻九經今亦爲

天下善本視蘭亭功又過焉是雖不以人廢若其黨附

之罪則公以此而少恕也士之所從可不愼哉可不愼

哉

題胡古愚所作大拙先生傳後

柳柳州賦愚溪以愚自命而又言雖不合于俗頗以文

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蓋不甘于愚

也他日寓詞乞巧抱拙終身人或以為未然東易胡君古愚為大拙先生陳信作傳大槩言其淡泊迂滯不利進取至稱其能文章喜詩善書則又有不拙者存殆亦愚溪之意夫胡君既自比于古之愚者矣而見大拙則又喜為之書流傳京師諸公從而賛述之以古愚之言不妄故也柳州不能使人信其拙而先生得胡君而信其真拙者歟

題東坡所贈李方叔詩真蹟後

李方叔以文學受知大蘇公知貢舉欲取而失之卒不第而終觀公此詩深自愧咎葢惜當時之失士而非以為己私吝不置嫌疑其間廣大光明有古人之風焉吳時方叔祭公文云皇天后土明一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感慨激烈遺佚而不怨兩賢哉大方者守允蹈楊誠齋甞稱其少作思故鄉賦似耶居寔及舉其詩警句數聯云晚以鶡冠為雜買場此卷中或記汪李路語其甞投謁曾覿覿以啟阜陵不契而罷夫

因覿以求知謬矣使其知名托楊公以傳則不為此可也烏乎士之處世或附青雲以顯或附泥塗而汙覼于李氏子孫者可以審所擇矣

跋王荆公手書

丞相荆公與人書間每有匆匆字先儒謂丞相何緣有許多忙迫時今此帖亦云俗事紛紛滅裂上問豈以為信筆常語而不之察耶公書字學王濛要為蕭散高遠非餘人所可及也

致嚴堂記跋

浮屠氏割恩棄愛自放于禮法之外儒者之道判乎不能入也孝經曰祭則致其嚴此儒者之言而祭則儒者之禮也惠本師以是名其堂何居竊聞宏明普炤大師者惠本之父也以父為師歿而奉焉故堂所以名之也烏乎父子之道天性也壘者㚃之厚葬其親孟子知其心有所不安而故詰之施由親始一言又其本心之明不可得而息者是以卒能慨然而受命今之惠本有取

于夫子致嚴之詞其過人遠矣使有孟子者因其明以發之則一歸于正豈出于夷之下哉

劉謙字說後題

程子曰有其德而不居謂之謙其釋大象曰外卑下而内藴高大朱子亦曰以卑藴高謙之象也國子劉生名謙前歐陽祭酒字以藴高且發明有而不居之說以告之其義取程朱正矣頃愚嘗讀易至是卦竊以為一陽在五陰之中九三為成卦之主通一卦觀之則亦小藴

大畢蘊尊虚蘊實之象雖與上下二象地中有山巽而義亦無不合故彖經曰謙亨君子有終而傳曰謙尊而光畢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惟九三一爻獨曰君子有終其與彖合聖人之所指亦有在矣因生示此卷故輙附其説以就正于有道焉

舒嚕元帥復姓卷跋

契丹肇迹唐末盛强于五季舒嚕者其后族姓也又以蕭並稱徵諸史可見金滅遼改舒嚕為舒穆嚕以其國

賤者之稱不道甚矣今雲南元帥存道公抗言于朝而復其故雪數百年之恥而攄祖考之憤其志可謂壯矣孟子曰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以惡姓妄加諸人有不可改乎此所謂自外至者也然卷中有謂舒嚕為蕭衍出梁武梁武在江左與朔漠殊絶不知何所據也後世之崛起特興而自為姓或與舊姓同者多矣奚必出于一耶願從存道問焉以袪所疑

道源文獻録後題

宋慶元中趙忠定公之貶朱子偽學之禁至今言之者未嘗不為之切齒痛心也小人欲空天下之善類者必加以黨之名自司馬文正公主程子而黨論起趙忠簡公復收名程氏門人而道學禁至是復詆以偽凡三變矣馬公幾至斲棺二趙皆死遠方而程朱僅免其禍可謂烈矣夫道喪千數百年至斯人而明大賢固所尊信小人豈能誠服宜其嫉詆而欲害之深也忠定有定策大勲誠貫日月當時不察而至此極則尤可憾爾烏乎

天不欲道之昌耶則奚為而生斯人也天寔生斯人又奚為而滋是禍也此宋之所以不競也崇寧黨碑立而天下為靖康紹興正人逐而國勢為江左慶元偽禁又甚則勢愈蹙而時益季幸而侂胄之誅足以頗申士氣章顯于其後者僅足以矯前失迹其君臣有負于天之啟佑斯道者固已多矣我朝許文正公得朱子之學以佐聖祖夫其地之相絕世之相後也而其志若合符節豈非異哉上賴天縱聰明宏度卓越崇厲表章而程朱

氏之書遂衣被四海道之大明未有若今日者兹固排禁扼塞者有以啟之于是而知天意之真有在也忠定諸孫其録其祖之言行出處而并附以諸儒名之曰道源文獻録烏乎朱子之道行則忠定之志不没兹固相為無窮而其可以為世戒者尤著也是編其有不傳哉

跋東坡枯木竹石楊補之墨梅

右東坡先生枯木竹石及逃禪楊補之墨梅折枝二作雖不同時皆絶品也坡公一代宗工使補之早及其門

被賞識豈減文與可李伯時輩者哉然坡公之畫人見之者特以為文章學行之餘事而補之為人有高節文詞字畫皆清雅遒麗而世獨以梅稱士之藝名者真乃不幸哉

趙明仲所藏姚子敬書高彦敬詩

房山高尚書與吳興姚先生人品高勝故其詞章翰墨自有天趣此卷姚書高詩詩似王維張籍書似楊凝式上沂王大令使人想見其脩然埃𡏖之表宜夫二人者

之相得為深也其于高公聲迹不相及子敬則閒東西州皇慶中有孫伯勞者出子敬所書陸氏館中諸詩及手選樂府一帙小楷極精欣慕之甚嘗作詩送孫以末章致意暨趙君明仲往來吾州則知子敬為詳而明仲亦且過稱予以欺子敬交以未識為恨耳泰定初明仲為常山簿相見則曰子敬亡矣為言其一月前似疾非疾屏居敷山中絶食惟日飲水曰人腸胃穢惡皆食所致吾將以是蕩滌而濊清之家人來候者悉遣歸留一

子侍明日語子曰汝知之乎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命扶起坐而逝烏乎其死亡之際如此世之知之者特末耳明仲以予雅敬之故見輙道子敬事謹識而不忘時距其歿已七年今又十八年矣明仲子肅攜此卷來京師邀予題因記前語明仲見之能無感乎

坡公書東皐子傳

昌黎韓公謂醉鄉之徒偃蹇不與世接猶未能平其心于是焉托昏冥以逃者也東坡謫惠州日自釀酒與野

人道士同醉殆亦有托焉爾其自言飲少而見人酣適則同其樂者未知視屈大夫餔糟啜醨之意何如也其性不觧飲飲不至一合數年前因强飲致目青腸澼今遂根著不去閙盃罌之氣則疾為之動葢絶交矣然在官居鄉宴集未嘗不與不敢以巳之不飲而妨人之飲每低首煦煦導人為歡而與之處者衹見其枯燥嚴冷以為厭苦近覺其然一切謝拒遂無復與為儔侶者雖欲效東皐子東坡翁所為不可得矣因覽此卷為之太

息

許盅之秋夜雜興詩

右古詩十二首白雲先生許君盅之之所作也乙亥之夏其病目甚劇至秋稍平則以文字承教于君君勸以損讀省思毋為此無盅也一日忽寄是詩來且以詩言之曰吾欲子之見之爾慎毋和也盖君平時罕作詩以為不發于興趣之真不關于義理之微不病而呻吟者皆非也然則此豈苟作哉觀其文貌音節上泝晉魏而

寄興高遠旨味淵泳則有得于紫陽夫子感興之遺者也既不鄙而教我又慮其苦心動疾而愛我君之于我乃至此哉後二年而君卒又二年朞歸自江東始克拜其墓下絶響僅存手墨如故嗟九原之不作悼知己之寔稀因叙梗槩于後為之輟筆泫然

司馬丞相人物記

右温國司馬文正公人物記考其間書元祐元年或書丙寅正公為相時也葢因其所見所接者記之而時疏

其才行賢否于下他日所以黜陟進退者在此亦昔人夾袋之意真宰相職業也當是時公已有疾方延見天下士大夫不舍日夜而又手自疏寫不以為勞則雖周公之吐哺握髪其何以異于此哉天不少延不得究其引用忠賢之志而所記如蔡京卞曾布輩亦未知其何以處之也烏乎惜哉此册有宋孝宗標題史彌遠䟦語彌遠能言進賢退不肖為宰相能事而身自戾之亦一鑒也元識二十七葉今鈌一二藏貞獻公孫璉家

題危太朴所藏諸卷

范德機墨蹟

昔人稱道所美于其人則曰風壓物表于其文則曰不食烟火語于其字畫則曰蕭然有林下風今觀范君德機詞翰而想其人真足以當之矣至治元年悉試禮部君時為彌封官已往謁則已赴江西之憲幕矣遂不獲識至今以為恨耳

又

予讀范君詩至雨止修竹間流螢夜深至洒然異之聞之太朴曰昔與先生秋夜不寐微步山中得此句喜甚且曰語太幽殆類鬼詩當以他語映帶之因足成此章今觀中仲跋語知奇寶横前識者無不能辨之也

吳草廬遺墨

春秋春王正月之説愚嘗按據經傳定以為周正改而未敢自信也竊謂最可據者左氏云王周正月杜征南注周王之正月也因覧征南長歴凡天時星日之紀既

無不合則証驗尤顯謂此足以決之矣今觀草廬吳公考律歷志商太甲周文王冬至在十二月周武王師初發以殷十二月戊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其後大寒在二月驚蟄在三月時以驚蟄為建寅月中氣然後有以信愚說之亦可信也太朴以此示教豈非幸耶又獲觀勉務實學諸詩及往復書翰期奬甚至太朴方以文學名動京師選入延閣繼令發揚推演出其所謂有原者真不負其師之訓哉

包恢宏齋所作約齋說

約之為義前說詳矣竊觀先儒釋經必以所釋字貼本文又隨其意而上下之然後其義可得而通焉以約之約固為少然曰處少則不順故以窮困釋之約禮之約固為要然曰要之以理則不通若曰反而束之以極其要則善也守約所守者約也說約說到至約也所守者約之約要也說約之約與詳對少而要也是皆不可以不察也詳說之約又專以說言而與諸條不同也夫析理

不精則服行必差茍例視之以訓詁之學而務儱侗宏濶之言好同而惡異喜大而恥小其弊可勝既哉

文丞相與危公書

文丞相後來忠義軒天地人所共知當其在庶僚外郡而與之託交惓惓禮意不少怠若危君子仁者非有過人之識其能若是哉丞相權直學士院時草詔以義切責賈似道忤意遷罷終抗不阿危君宰仁和聞賈欲薦擢之即解印綬去葢其志節之合如此宜其以類而相

求也乃若以夙學碩儒自居而附麗權奸奉行其法以厲民者有之矣視此能無愧乎

虞學士書南豐擬峴臺記荆公詩及所作曾文定公祠堂記

南豐先生記擬峴臺謂其山溪之形擬乎峴山也使他人屬筆必更引羊叔子事而先生終篇但述風物游觀之勝與夫裴使君簡静之治而已盖衆人之所以必言乃先生之所不必言也王文公詩則終始引羊叔子以

致美裴君蓋賦詠之作又與紀實不同各一奇也邵庵虞公並取以書之厥有旨哉又嘗聞先生既為臺記裴畀田若干畒即先生所置義田在今臨川後湖者此亦奇事虞公記先生祠叙義田而不及此何耶

范文正置義田于蘇子孫至今遵守不廢嘗嘆以為世之若此者一家耳今讀虞公所著南豐先生祠堂記知先生亦有義田在臨川金溪二縣世守規約與范氏不殊兩家盛德之長異哉夫以范公之忠義功名天下所

倚賴而甫參大政以没位不滿德焉曾氏三兄弟子宣
為相子開終翰先生止西掖名位有差子開雖亦賢而
魁然以儒學文章重者莫先生若也嗟夫宋之賢人君
子若范公之與先生者希矣其君之國不能保而二家
之田獨至今存自將傳之無窮則當時不究其施有人
足恨而其子孫所以為憑藉扶持者又宜竭其勢力之
所可能者觀于此者足以有省矣
文定公初置義田令本房子孫不得食文昭公增置田

乃令食之太朴熟見其家規約云爾文定之不自私文昭之均其施皆可喜也

題牟成父所作鄧平仲小傳及濟邸事畧後

隆山牟君成父之父祖仕宋皆有列于朝君早侍左右凡典章故實具能言之號稱博洽此其書鄧平仲及濟邸事以遺曹士弘者蓋士弘以史事自任故屬之如此矣曦之誅寔楊巨源結李好義舉義之功為安丙輩娟忌擠汲令陳監丞衆仲跋語舉以為言當矣前代記曦

之事詳者惟李心傳嘗讀其朝野雜記亦畧于巨源近
有續陳均宋編年者頗載巨源事而多舛錯雖能書安
丙殺其叅議官楊巨源而復以擅殺孫忠鋭之罪歸之
大槩當時功歸于丙故其事不白惟俞文豹吹劒録其
載巨源本末併所撰治書及丙與彭輅謀奪巨源兵令
樊世顯殺之于大安城下又言其妻子流離困苦狀使
人憤惋蜀多義士編年亦並載平仲之志壯矣使牟君
不記世未必知之也史彌遠廢濟邸罪狀明著宋季諸

公文字班班可見鄭清之乃自附于善類者故牟君特發其隱耳韓昌黎所謂誅奸諛于既死發潛德之幽光牟君所記二事有焉然予又嘗見方回䟦某人寳慶録謂濟邸切齒楊后彌逺所為于是彌逺與后密謀廢之彌逺既訪求得理宗楊后欲見其人因策士日令理宗入内庭后于簾中審視之計遂定今牟君謂寧宗崩彌逺夜召理宗入使楊谷楊石白后后持不可七往返以危言脅之乃從與方所記異以事推之方記當是也予

疇昔好聽遺老之談説見稗官野史有可以備紀述者輙不忍棄如俞方所云皆録藏于家今不能悉記姑誦其畧以附焉吁牟君子不及識今不可復作矣吾儕之晚出者亦且老後來尚復有談及此者乎良可慨已

答陳衆仲問吹劒録

承問俞文豹吹劒録舊在宣城吴子彦家閲其先丞相履齋公藏書見之中載楊巨源誅吴曦事爲安丙娼忌殺之讀之使人憤痛又一段陸子遹宰溧陽以田六千

餘畆獻史彌遠大為民害其事亦可怒俞𢮿蒼人文字一册著論詆諸葛孔明云其凡文虎嘗以其說應舉又記朱文公列唐仲友仲友在台州時眷一官妓嚴蕊奴者文公捕送獄值其提刑行部問蕊欲何處去妓賦詞以荅有去也如何去住云云遂釋之俞謂文公遷怒見其議論乖異遂不全抄止録楊陸二事及雜說數條于楊事意欲𢮿出以矯史氏之失其餘雜夾書帙中久不見未能抄上雜記也李好義後為總管嘗于元夕賦望

江南云思往事白盡少年鬚曾率三軍平國難沿邊四郡一齊收逆黨竟封侯元宵夜燈火鬧啾啾聽上一員閒總管門前幾個紙燈毬簫鼓勝皇州此乃久不遷快快語一小說中見此而續宋編年乃於曦誅數月後開禧二年二月誅曦載李好義遇毒死又不知如何也方虛谷亦熟前朝事記寧宗崩夜召理宗入内一事尤備他日執事當筆討論當詳録以呈或可為涓埃之助云爾

張氏先世勑黄後題

右故宋勑黄三道敷文閣待制張公運與其子監榷貨務曼容之所受也張氏世居信貴溪裔出唐相文瓘至待制父子仕南渡後繼有顯者入國朝開府以玄教興倫極寵榮羣從子皆列在守攷開府之孫德隆寶藏此軸不惟見其家世之盛而前代典故如太廟行禮及疏决編排引見差官既除官告身外又復降勑因可攷也三勑在紹興二十八年三十一年隆興元年前後首相則湯思退中則陳康伯當秦檜既死孝宗勵志之初而

思退復用當時事勢并可知矣

榷貨交代潘慈明乃吾蘭溪人紹興二十一年進士嘗知江州建濂溪書院朱子為作記者仕至秘書丞荆湖北路轉運判官亦名士宜附于此

張氏墓銘後

士生有純茂之行被于一家一鄉而不能達之遠有通敏之才見于一官一事而不能顯于世至于終老隱約漠然不與世聞予讀餘杭張元甫誌銘而考其平生殆

若前之所云而深可謂喜幸者有子也君之次子今龍溪主簿舜咨有儁才而多藝長于從政既得禄及見親老壽以没距今且七年來調官京師歸而營葬懼隱德之弗章也求能文詞者銘以揭諸墓上時陳衆仲監丞張仲舉助教與某同在國子學皆素與舜咨友善者于是仲舉狀其行衆仲為之銘而俾愚書之以助成其志焉嗚呼人子揚名以終孝而能以善繼者揚名之實也君子立言以垂遠而言之足信者傳遠之道也舜咨既

能孝而陳張之言皆足以取信矣余之書固不足以為輕重而亦不敢以辭故為之書而識其後以貽之爾

蘇御史治獄記

獄重事也斷獄難事也愚嘗身親州縣而信其然矣比歲五府官決囚亦以屬吏詰府受約束見其羣坐一堂之上讞議可否動多牽制而專者又病于愎乃若便文自營曲致疑似以開緩縱應悉論決者必留一二而不肯盡至若幽隱之寃鍛鍊之誣往往而有則未嘗究心

察之盖其假活人之名以沽陰徳而不知陰徳之在此所存既偏則當明者闇此通患也古之論治獄之道者曰明允曰中曰敬曰慎曰審曰勤曰哀矜曰平恕有一于此足以為之本末有不能是而可以司民之命也令覯蘇公伯修為御史時治獄記十餘事竊為之太息公所涖湖北一道同列者衆矣微公則出入之誤尚誰覺之哉嗚呼獄也者造物不能使之生長吏不能使之死死者可生生者不憾于死其惟蘇公乎吾是以推本為

言之也朝廷悲獄因之多滯三歲遣官一詣諸道决之此良法也近復尼不行殆必有其故矣使人人如蘇公復何慮乎

呂文穆公誥詞

呂文穆公既相宋其從子文靖公文靖公之子正獻公皆相繼相為名臣世家與宋始終文穆世居河南文靖由壽春徙開封建炎渡江裔孫一派僑居吾婺于是東萊先生出焉先生之祖父曁其季大愚忠公皆葬武義

縣之朋招山吕氏遂為婺之望族近益衰微凡譜牒告身遺像之屬為人所購售至冒稱苗裔者有之竊嘗為之嘆息茲來京師獲見文穆進封徐國公加食邑誥一通盖祥符元年東封泰山霈澤也九世孫某所藏故物宛然典刑如在非賢子孫不能世守也伯温昆季方進膺華要河南之世復興又安得不為之深喜乎

唐鄭渾告身後題

唐神策禁兵官者典領其將校之選重矣今觀鄭公告

身稱左神策軍散耆兵馬使押衙銀青光禄大夫簡校國子祭酒兼御史中丞上柱國鄭渾可越州都督府司馬餘如故按兵馬使押衙職事官也銀青光禄大夫階官也祭酒檢校官也中丞兼官也上柱國勲官也今都督府司馬後告下有守字次兼官上唐制職事官高者稱守詞云雅宜進秩則亦非正任也餘如故者他皆無改也與밀守思同制詞云依前件則守思亦授是官也詞云共揚禁壘之威則未嘗出外越府都督必在神策

軍者遥領無疑也此大順元年十月當昭宗時中人執國柄强臣悍將充斥内外而鄭公乃以忠勤被褒亦异矣今幾五百年子孫猶得承其家寶藏此誥豈非忠勤之世有永而弗替歟裔孫元椿自閩來京介友人缺叔善書求識其卷因以示王伯循待制考訂已悉輙復以所見附于後云

汪氏浯村詩跋

浯水出琅邪靈門縣元次山中興頌湘江東西中直浯

溪蓋磨厓處也浯水罕見稱而浯溪将著則以次山故爾甞見次山名零陵七泉皆于字旁加水浯溪之浯亦此類至峿臺之加山𡑆亭之加土可見其皆以意為之也新安汪氏改其所居吳村為吾又加水為浯其慕次山者歟令讀其所自為記謂與世聱牙樂于隱遯叟信乎其慕次山也次山邈矣叟不徒慕乎其外而慕乎其中與時浯村之名亦将大著于世豈獨浯溪也哉

辛酉進士題名後題

至治初元其叅與奏名今二十有二年矣六十有四人者東西南北聲迹之相聞盖少兹來學館幸睹題名升沉存没尤不勝其可慨矣惟吾榜得人見稱為盛政事文學布在中外者夫人能歷數之若愚之不才而厠其間則未知指目者之謂何也然前瞻後顧警諫振飭以毋貽諸公羞則亦不敢不勉而名位之不逮則非所愧也同年翰林待制趙君伯器以摹本綴帙見示因書其後

又

至元六年秋某被國子助教之命時李好文惟中自浙東憲僉入為司業同北上繼而惟中別除一時同年多在成均者司業王思誠致道監丞司廩彥恭典簿趙璉伯器明年至正改元惟中擢祭酒某亦忝進博士致道彥恭皆以御史選出僉諸道憲伯器遷刑部主事又明年惟中為西臺治書侍御史伯器遷今官至正後自外任入者寶源庫提舉舍克赫子正秘書大監巴圖爾丹

至道侍儀使廉惠山哈雅公亮禮部侍郎台哈布哈兼善子正不久卒官兼善近出守紹興今在京師者惟伯器致道公亮曁某四人中間聚散可見自始至今相與最久者伯器耳然某與伯器不但同年之好自其祖貞獻公時受知于今三世餘三十年他人無是也茲其所以為尤厚也歟

米元暉雲山圖

往年過京口登北固眺金焦俯臨大江時春雨初霽江

上諸山雲氣漲漫岡嶺出沒林樹隱見恨無老杜盪胸之句為之登揮乃今倐見此圖知海岳菴中人筆力之妙能畫得予當日所睹掩卷追念不覺惘然

書法畫法至元章元暉父子而變蓋其書以放易莊畫以簡代密然于放而得妍簡而不失工則二子之所長也

李西臺書

唐詩文體凡屢變晚季遂不逮惟書字迄三百年猶有

貞觀永徽以來風骨氣韻李西臺雖在宋初實唐人書法之終也過此則益變而下矣乃知古人法度能世守之未有不善者筆札細事爾可以考世變焉

題儀禮點本後

北山何先生標點儀禮其本用永嘉張淳所校定者其從其曾孫景瞻借得之欲求善本傳錄而不可得一日三衢程國表來相與觀其書自言適有永嘉本當以見遺之未幾果令其子持至為之喜不自勝殆天有以相

吾志也時方苦痁疾兩月餘羸瘠委頓又二月既望痺
熱雖去而餘症未平陳布朱黄僑然命筆人咸勸其不
宜終日僂坐勞手目力者應之曰吾樂此病非所卹也
起十七日至二十九日而畢夫以難讀之書使按考注
疏切訂文義以分句讀非數月之功不可今蒙先正之
成而趣辦于半月之間可謂易矣然自今方熟復詳玩
究前人之用心以通十七篇之奥其敢曰易乎哉使吾
後之人知得是編之若有相而病且不敢廢學如此則

庶其寶愛誦習而亦不敢以易視之尤吾之所望也張淳校本朱子猶有未滿今先生間標一二于字音圈法甚畧或發一二字而餘不及葢使人必其自求之耳今悉仍其舊而不敢有所增也

書荀子後

頃年因讀史記諸書紀荀子歲月而有所疑因叅攷其說令觀唐仲友考定以為卿遊齊去宣王世遠皆在襄王時葢王一說也性惡一言大本已失唐論謚縮而不

敢書末謂李斯韓非非師之過吁何其異也心術之微

固可即此而見矣

吳郡錢佃耕道刊此書于江西漕司據元豐監本參校

自謂特為精好而陳振孫書録亦推其視他本最為完

善今考之則文字譌舛甚多二公蓋未嘗細察也校刻

之難可不慎歟嘉定中權知隆興縣强恕再取漫滅者

新之亦未及此强恕字仁伯金華人

再考荀卿歲月春申君死當楚考烈王二十五年齊王

建之二十七年自齊宣王至此為八十六年據鑑大事記宣王在位二十九年則為七十六年上至宣王元年凡一百年大事記宣王十八年書聚學士稷下卿年五十始遊齊必在此後逮春申君死當九十餘不可謂卿不及見宣王也唐氏又以孟子在宣王時卿何不相值按通鑑宣王二十四年孟子適齊二十九年去齊首尾六年卿來或在孟子之先難執此為斷也且齊襄王元年至王建二十七年凡四十六年若卿以五十遊齊至

此亦九十餘歲月無以異也大事記襄王五年卿為祭酒

書揚子後

右揚子法言十三卷晉李軌注錢佃用國子監治平中舊本刊之當時已用宋咸注增入矣今以四注本考之李注簡宋注詳凡李注本其文詳者皆所增入也其明注咸曰而誤以為李註則佃不考之過也如正文淵騫篇一段脫三十六字注字訛誤甚多或問提行處或然或否亦有文未斷而復提者其校定豈得為精也司馬

公宋咸唐仲友序附録于後以見諸公之推尊楊子者如此至仲友畧及出處而以易之肥遯當之義殊不類蓋亦曲為之辭者吾之所信則有朱子之評在

書文中子後

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其言為人傅會不可謂全書論其粹處非荀楊所及續經之類皆非其作朱子極論續經之僣而又曰至于假卜筮象論語而强引唐初文武名臣以為弟子是乃福畤之所為而非其意二先生

所以論王氏者當矣愚嘗觀韓子送王含序謂讀醉鄉記悲其託于昏冥以逃不遇聖人為之歸者以為績蓋通之弟通之學知尊孔氏與韓同科何以無一言及之稱醉鄉之文辭而續經中說乃反不道耶因是而思福郊福時與其門人既傳會成書當時耳目猶近故藏于家而不敢出意數世之後殆不復有辨之者故劉禹錫李翺始舉其名二人與韓同時而韓獨不見蓋其傳猶未廣唐季皮日休司空圖好之而始章其出沒隱見之

故可知矣然其歲月事實牴牾乖刺終不足以掩後世之耳目也夫子之于親弟子之于師其所以尊崇褒美之者固無不極其至然當以誠心不欺為主虛美誣辭豈所以為愛也哉不惟自陷于妄偽而反為父師之累至有不信其真有是人者郊時門人之罪可勝誅哉因書之以為世戒

王彥章畫像記後題

歐陽公著五代史書王彥章死節事且徤其材壯其志

奇其言深致意焉蓋亂世忠義之士少所以抑揚之者不得不然然其事梁之罪不可揜也故又曰天下惡梁士不幸生其時不為之臣可也其食人之禄者則必死人之事若彥章者可謂得其死矣此正論也異時記彥章畫像謂于五代書至于公傳未嘗不感憤太息恨舊史殘畧不備喜得家傳而知其詳反復德勝之戰稱以天下偉男子夙昔想見其人而幸獲拜其像以為希慕之至焉者也嗟乎公于彥章何獨惓惓若是哉古之名

將效死而不屈者不少矣豈以紀述之故而不能忘情耶然亦太諄複矣春秋之法深治亂賊之黨公之為史也自言有取于春秋此獨未之思耶子路死于孔悝之難君子猶謂其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也夫子路特見義之不精豈若彦章黨逆賊而為之用乎權其輕重則死難之美不足以蓋黨賊之惡矣乎凡人有所明亦有所蔽歐公蔽于此故明有所遺韓通不見録也宜哉

長安誌圖後題

長安古都邑之冠也周秦漢唐前後相望其山川城郭宮室之制于法宜書三輔黄圖最古宋敏求之志吕大防之圖記皆後出凡前人所述悉具于此矣同年東明李公惟中治書西臺暇日望南山觀曲江北至漢故城臨渭水慨然興懷取志所書以考其迹更以舊圖較訛舛而補訂之釐為七圖又以自漢及今治所廢置名勝之跡涇渠之利悉附入之㨿為圖二十有二視昔人监

詳且精矣書成以寄予覽之而有感焉自禹别九州雍田為上周始居豳太王自豳遷于岐文王徙于豐武王都鎬數聖人突起經營因其地勢之雄以興王業豈非灼然有見哉平王遭犬戎之難遷于東都始以其地予秦凡秦漢閒言秦之形勢者乃周之形勢也婁敬淺陋不學但知有秦而不識文武成康全盛之周未足深恨而漢之羣臣舉不知有周一代之治大抵承秦而岐豐忠厚之俗迄變而不返此可為深恨也夫人之見聞詳

近而畧遠志圖所紀唐視漢為詳于秦已畧周則泯泯無攷矣人徒見後世窮奢極侈千門萬户以為壯麗意謂先生之制必崇尚儉質不厭卑小無動心駭目之觀不知天子之居自有常尊惟王建國辨方正位一本宏大之規太王為諸侯時綿之詩叙宮室宗廟門社成法井然况于武王鎬京之宅哉周官象魏兩觀五門内外之朝其高大深遠猶可想見而考工記匠人營國之法亦有可稽蓋以法度為威而威亦非不足也班生云工

知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惜其歸美當時而不曰周室之有制耳今李公作序首言周于漢唐之上且及夫積累深厚子孫延長之故指周為多獨能推究其本始者故愚得以并發所欲言者焉

米元章帖

宋初書體未離唐蔡忠惠猶謹守法度至黄太史米南宫始大變矣米公既被徽宗顯賞高宗初愛黄後尤嗜米至貴其子友仁以鑒定所得生死榮遇極矣魯齋王

先生嘗論米書謂當于放中求妍蓋他人放則不能妍放而能妍所以為異覽者徒見其欹側怒張之態而不察其秀媚映發之姿此魯齋所以有求妍之說也可謂善評米書者矣此三帖皆奇前一帖崇寧初米為江淮制置發運司勾當時蔡京當國在政路者皆其黨謁禁固不足道開閣待天下士正恐得曲學阿世之徒爾何足望哉

禮部集卷十八